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九

行一

唐廣成先生杜元庭述

舍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此章明舍德之人獨知和而不害首五句標舍德所以不損次骨弱下五句明全和所以不損和則明了使氣則強柔物社下中動強

果之人秩令不為是行。義曰於國既能善建善抱於身所委舍德全和善建則國不傾危舍德則物無傷害和至則益生為善物社則非道早亡不學成在修身却乃勤於理化此章之大旨也

舍德之厚比於赤子

注至人舍懷道德之厚者其行比於赤子

矣

既舍懷也言至人舍懷道德之深厚者內為道德之所保外為神明之所護比若慈母之於赤子也此理難曉故借喻以明之故寄赤子之全和以況至人之全德赤子嬰兒之小者取其內無分別不生害物之心
義曰至道之士韜德舍和內外混凝不忤於物如赤子之純粹若嬰兒之未孩其德既然而所以物不能害物不害者以至人無

害物之心故也赤子者子生三月而眼轉睛微眴能分別人其未分別之前即號為赤子和氣全也既有所別和氣分矣不可謂為赤子也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注至人神矣物不能傷既無害物之心故無搏攫之地此至人之舍德也
跡此釋至人之全德也毒蟲蜂蟻之屬猛獸虎兇之屬攫鳥鷹鷂之屬螫謂尾端行毒據按也謂以足據物搏持也謂以爪搏持物也言至人德全於內和氣充盈心冥乎道故有毒之蟲不能螫猛獸之獸不能據攫攫之鳥不能搏蓋以其至順德厚之所致也

義曰舍德之行與道混冥動順物宜物故不害靜與道合害所不加雖蜂蠆毒螫之徒猛殺熱攫之類自然遠矣何能害人人君舍德臨人全和御物禍亂不作戈甲不侵外服四夷內清六合靡然物化其舍德之謂乎

骨弱筋柔而握固

此下明赤子之全和也赤子筋骨柔弱持握不啻牢固今奉手執物能自固者豈非和氣不散之所致乎

義曰和之所用其大矣哉禮之用和為貴師之用和為先地利不如人和師克在和不在眾書曰紂有億兆之人離心離德周有十臣同心同德故春秋鄭人伐楚屈瑕患之闕廡對屈瑕曰師克在和不在眾商周之不敵君所聞也屈瑕欲卜之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敗鄭師於蒲騷今赤子以和握持既能牢固立身以和處眾必無交爭王者以和君臨國能化洽和之全也與舍德理同所解赤子全和謂如下文爾
未知牝牡之合而岐作精之至

跡雌曰牝雄曰牡岐者氣命之源也言赤子心無情欲未辨陰陽之配合而舍氣之源動作者豈不由精氣純粹之所致乎
義曰上清洞真品云人之生也稟天地之氣為神為形稟元一之氣為液為精天氣

減耗神將散矣地氣減耗形將病矣元氣減耗命將竭矣故帶一迴元之道沂流百脉上補泥丸腦實則神全神全則形全形全者百關調於內邪氣亡於外髓凝為骨腸化為筋純粹不雜而長生可致矣

終日號而嗷不嘔和之至

注赤子骨弱筋柔而能握拳固未知陰陽配合而含氣之源動作者純粹之至終日號啼而聲不嘶嘔者由純和之至此知赤子之全和也

○ 踴嘔聲微也赤子終日號啼其聲不嘶破豈非精氣純粹之能致乎

義曰舍德之人全和之士德行周厚和氣精純如赤子也赤子純和既積元氣內充執握能牢啼號不嘔純之至也夫啼極無聲謂之嘔赤子和氣未散真精固存喻彼理國純和羣生員粹玄化彌遠德聲益彰而不竭也又骨弱筋柔而能握固非因其力由赤子心專以喻舍德之人屈身順物柔心從道衆欲所不能開由心業淨故也

未知牝牡之合而皎作由舍德之人無心應物動任自然非情欲所侵由身業淨故也赤子號而不嘔知舍德之人法音演教以法利物聲化無窮而不棄欲由口業淨故也赤子純淨外欲不侵內心不亂自然

○ 然而也舍德之人三業清淨有如赤子乃修之使然理國之道君抱淳素臣任忠良法網不施德化周布若赤子自然端樸如舍德修勵日新和氣潛充人歸於道矣

知和曰常

○ 注能知嬰兒固守和柔是謂知常之行踴赤子以和氣至純而聲不敗因之以示教言人能如嬰兒知和柔之理修而不失者是謂知真常之行

義曰五常備具曰和於身和則德充而合真於國和則化周而祚永處衆和則合禮行師和則有功和之為義大矣哉

知常曰明

注守和知常是曰明了

明達了悟之人知和知常歎同德之美益生使氣舉失道之過

義曰既備五常是謂和矣復知其和不可斯須離而常行之斯謂於道益明於理益達理國以和為常加以明達所謂合天地之德齊日月之華矣以和御物物無不順以和從道道無不成太上五廚經曰和乃無不和玄理同玄際抱和守常道可冀也

益生曰祥

注祥者吉凶之兆言人不知守常而求益生過分動之死地是曰凶祥

○ 踴祥者吉凶之兆不能全和於知常而營生於分外殊不知分外求益所亡滋多則求益生過分是凶祥也莊子云常因自然而不益生

義曰人能知和知常也為明達於道更求益生過分是必兆其凶祥斯則求生之厚為妖祥矣而不益生者莊子德充符篇莊子謂惠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

益生此莊子以是非為情不以喜怒滑性
衰樂傷神受之天然不假分外人理自具
何用情以益生乎道與其貌天與其形無
以好惡內傷其身也

心使氣曰強

注心有是非氣無分別若役心使氣是曰
強梁之人

疏夫心有是非而氣無分別故任氣則柔
弱使心則強梁今夫道益生之人役心使
氣氣為心使是曰強梁故莊子云無聽之
以心而聽之以氣

義曰舍德必任氣而柔弱益生則使心而
強梁柔弱合於真常強梁乖乎修鍊理國
亦以柔和為上不以強大為能奔柔任強
喪身敗國矣無聽之以心者莊子人間世
篇孔子謂顏回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
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
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
道集虛虛者心齋也此言心虛則嗜欲無
入神清則玄覽無疵遺其色聲忘其境智

境智忘而玄道自至色聲一而物相盡空
心止於符氣合於漠此謂之心齋也惟孔
子顏回得之矣

物壯則老老謂不道不道早已

注凡物壯極則衰老故戒云於壯恃強是
謂不合於道當須早已

疏此明強梁失道之過壯者剛毅也老者
衰憊也夫物盛則衰壯極則老夫用心使
氣矜其強壯者自致衰老謂之不道者道
貴柔弱今恃強梁既與道不合故勸令早
止

義曰夫物自壯而得老自感而得衰自榮
而得枯自老而得死世之常也守和舍德
之士及於此焉老君以衆生未解知常不
能舍德不及赤子之無害果為強梁以喪
真勸其早止俾令知道而勤修也若理國
之主捨和弃明不能謙抑於九重而肆其
鋒於外境人疲國耗必致自焚未若體道
全柔以安其社稷所謂早已也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疏前章明舍德之人獨知

和而不審此章明悟道之士能了言
而無執言兩句示理悟而言忘次七
句明靜應而不染是謂下明不染者
與玄同德故不可下明同德則不可
與玄同○義曰至道無言有言則率
與道同矣知此則觀味不此利事難
於不為貴處所排是謂天下之貴此
亦欲使人若自怡任道忘功不為利
欲所累連懷坦悅不為貴賤所感合
道同玄常為天下之尊充享無期之
樂與夫舍德全和之理亦何異乎

知者不言者不知

注知了悟也言辨說也

疏知者了悟也言者辨說也夫至理精微
玄宗隱奧雖假言而詮理終理契而言忘
故了悟者得理而忘言辨說者滯言而不
悟故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爾

義曰無為之要訣之於心以言而傳斯非
道矣西昇經云道可以心得不可以言傳
易曰得理而忘言得意而忘象滯於辯說
非道也哉

塞其兌

注了悟者於法無愛染於言無執滯故云
塞其兌

閉其門

注既無愛染則嗜欲之門閉矣
跡具如天下有始章所釋彼則約道清淨
以塞六根愛悅此則因教辨忘將息滯言
之累於言無執故云塞其充不為榮辱之
主可謂閉其門

義曰欲忘言者塞其充充口也言語理絕
自契忘言矣欲忘象者閉其門門目也形
象混冥自契忘形夫塞充則辨說不施固
無滯於言教閉門則榮觀自息無滯於是
非然後紛說盡銷光塵共泯方叶玄同之
德矣人君尚不言之化教不宰之功其功
益崇其化彌廣矣

挂其鏡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跡此四句已出上經道冲章彼則就道以
論功此則據人以明行上下兩經互舉其
文者以其於濟物修身之義有功故重言
之
義曰鏡以踪進挂之以歸和紛以交爭解
之以歸寂光以獨顯不若和之為貴塵以
衆晦不若同之為能此四行體道表道之

功於人勉人之行於國則刑賞合度於身
則貞吉攸長老君重舉此言益明勸勵之
旨

是謂玄同

注五句解如道冲章彼則約道此則約人

言人能體道是謂與玄同德

跡歎夫體道之人既已不滯言教又能和

光混跡行符於道是謂玄同

義曰以上明四行體道於人既彰其利理

身理國克叶其功是謂與道同德玄謂道

也

故不可得而親

注玄同無私故不可得而親

不可得而親

注汎然和衆不可得而親

跡言玄同之人心無偏私不可得親而狎

之和光順物不可得疎而遠之

義曰心既玄同親疎混一夫世俗之常者

偏愛則親之偏惡則疎之有道之士愛惡

不關於心則親疎不彰於物矣理國之道

刑賞不濫功過無欺推之以公則無偏親
偏疎之事矣

不可得而利

注無欲故不可得而利

不可得而害

注無爭故不可得而害

跡恬懷無欲故不可得從而利之處不競

之地故不可得犯而害之

義曰迹既玄同利害不加矣夫有道之士

不可以利誘不可以害加以其無欲無為

惟清惟靜故利害無由而入矣世人反於

此故利可誘之勢可移之所以害可加矣

不可得而貴

注體道自然故不可得而貴

不可得而賤

注汎然無滓故不可得而賤

跡體道自然非爵祿所得貴也超然絕累

非凡俗所得賤也

義曰情既玄同貴賤一矣體道之士榮祿

不能勸威刑不能沮如王投泥不能汚也

宜貴賤于其慮哉
故為天下貴

注體了無滯言忘理暢紛鏡盡解光塵亦
同既難親疎不可貴賤故為天下貴

疏玄同之士悟理忘言塞兌閉門根塵無
染紛鏡既解光塵亦同其行如此故為天
下之所尊貴

義曰既彰四行玄與道同心不涉於親疎
跡不友於利害貴之不為喜賤之不為憂
混合大道為天下貴人君弘此四德以化
萬邦與道混同不言而理矣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九

行三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

行三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以政治國章第五十七
言而無執此章明以政之君失無為
之自化首三句標門以示義次十句
設問以明理後五句反無事可以取
天下爾○義曰理國以政其速必彰
用兵以奇其詐非道不若無事以聚
萬方其或身忘諱廣機權縱議工明
治令去道殊遠而圖益危惟可以無
事理人去欲歸靜兵革不用奇詐不
施政令不煩刑誅矣
標此章之大義也

以政治國

疏此下三句並標宗也以用也政教也言

有為之君矜用政教而欲為理不能無為

任物自化欲求政理未之前聞也

義曰以道理天下者不言而民信不令而

民從不刑而民威不賞而民勸夫何故哉

民化其上皆歸於善不在賞而勸也民稟

於和自華其惡不待刑而威也民復樸素

不待令而從也民齊貞正不待言而信也

此無言教而理矣以言教理民涉有為也

非道也哉

以奇用兵

疏奇變詐也不祥之器君子惡之況加變
詐之名而無節制之用是兵猶火也不戰
將自焚故知奇變之兵非制勝之道也

義曰以奇詐而用兵非於大道何者國以

政刑為本政在於簡易因循兵以變詐為

先變在於應權合理政失於道則刑賞濫

詐失於道則殺害多濫刑賞以為功恣殺

害而求勝而欲興邦致理不齊難乎與夫

任物自化有征無戰遠矣兵猶火者春秋

隱公四年春衛公子州吁弑其君完初衛

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

無子衛人為賦碩人之詩娶于陳曰厲嬀

生孝伯早死其婦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

己子公子州吁嬀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

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碻諫曰臣聞愛子教之

以義方不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

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早定之若

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

降而不憾憾而能修者鮮矣且夫賤妨貴

少凌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濫破義所